

魔鹰记

上

龙人武侠连接全球华人的文学作品

灭秦
霸汉
魔鹰记
战神之路
战族传说
正邪天下
玄武天下
乱世猎人
洪荒天子
封神双龙传

龙腾记
武圣门
目破心经
铸剑江湖
玄功邪佛
玄兵破魔
独战天涯
灭绝江湖
无双七绝
奇门风云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龙人作品集



医药学院 610 2 07070844

魔 鷹 記



上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龙
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鹰记/龙人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6

ISBN 987-7-5039-2047-9

I. 魔… II. 龙…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1761 号

魔 鹰 记

著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天下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44
字 数 800 千字
书 号 ISBN 987-7-5039-2047-9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内容简介

天下武功本不分正邪,可在快意恩仇的江湖之中,却因各种欲望需求的出现,使三教九流各种人物的本性复现。亦正亦邪仅在一念之间。

圣门之仆——少年林峰,巧逢魔缘,使他反出圣门,如魔脱囚笼傲扬魔界。从此,这位被称为“魔鹰“的少年亦魔亦道,沉浮于正邪之间,却因其怀魔宝异学,几度徘徊在生死之间。而当情与义使他再度重生之时,一场酝酿已久的阴谋,把他与整个江湖再次推向生存与灭亡之中……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不灭神话	3
第二章 少年林峰	20
第三章 圣魔临世	37
第四章 巧得令符	54
第五章 初露锋芒	71
第六章 势造英雄	88
第七章 一路追杀	106
第八章 致命杀戮	123
第九章 突出重围	140
第十章 绝谷医隐	157
第十一章 血腥洞庭	174
第十二章 岳阳惊变	192
第十三章 妖教群魔	208
第十四章 绝医绝活	226
第十五章 成魔之战	243
第十六章 重生之始	261
第十七章 妖教圣女	278
第十八章 武道狂人	297
第十九章 宝藏阴谋	313
第二十章 再遇毒尊	331

楔子

血，从照天明的指缝中缓缓地流下，滑过他那瘦长的手指，凝聚于指尖，最后再轻轻地滴落在地上。

血，不是照天明身上的血！照天明至今仍未曾流过血。他只是在流泪，很难想象，照天明居然也会流泪！

只是，那血滴在地上，而照天明的泪却是滴在另一个人的脸上。

那个人却是飘飘，正是昨日与杜冲杀了个两败俱伤的飘飘，可是此刻他却安静地躺在照天明的怀中，安静得似乎生命已经不再属于他。

血是飘飘的，泪是照天明的。这曾经昔日江湖中叱咤风云的两个人，也是当今世上四大高手之二。四大高手之一的花祭天已经在一个月前永远地去了，花祭天的血迹，在照天明和飘飘两人的手中犹未能完全洗净。可是此刻，当今武林所剩的三大高手却有两人静待在这苍崖之上。

能够看见他们的只有天上的流云和飞鸟，除此之外，便是那带着残红的夕阳。

是啊，又是一个日暮的降临，它标志着这一天的消逝！

在夕阳之下，飘飘的面色依然苍白得那般可怕，惟有眼神中的那一点点悲哀表明这个生命并未完全失去。

“师……兄，人总……总是……要……要……死的，今后……神……神偷门……便交给……你了！不……不要……意气……用……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飘飘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似是从很遥远、很遥远的天边传过来一样，是那般的真实，那般的虚无缥缈。

照天明没有说话，只是左手紧紧抱着飘飘的身体，右手紧握着那逐渐变得冰凉的手。虽然满目是泪水，但他的目光似是天上流动的云彩，是那般恍惚，也像是无物的虚空一般空洞。

飘飘自然理解照天明的心，自然明白照天明的眼神，更知道照天明的性格。所以他的话只说了一半，便不再说下去了。他从来都未曾想过说话也是如此一件吃力的事。正如谁也想不到一个月前被天下所有武林人物敬畏的飘飘会有今日的结局一般。

飘飘只感觉到很疲乏，疲乏得想要睡去，可是他知道，这一睡他将永远也见不到太

阳了,永远也见不到天空中那自在的雨云了,再也看不到天空中翱翔的飞鸟了。他知道绝不能够睡去,他还想多看一眼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包括照天明唇上的那道刀疤。

飘飘感觉到很冷,其实这夏日的山风本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可是飘飘只感觉到冰冷蚀骨,全身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因此,他的目光从照天明唇上那道刀疤移开,不再去想那道刀疤的来历,不再想当初照天明为他挡下一刀的事,也不愿意想自己为照天明挡下一剑是否值得。他只想好好地看一下太阳!

夕阳好美好美,美得那般凄艳,令飘飘那失去血色的嘴角牵动出一丝苦笑。他从未见过比今日更美的太阳,也从未见过比今日更美的天空和白云,一切都是那般亲切,那般生动和可爱。

15 24 57 59 176

第一章 不灭神话

飘飘的眼角也滑出了两行泪水，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流泪，也是最后一次流泪。是为这一切将要失去而流泪呢？还是为这片美得让人心驰神往的景色而感动得流泪？惟有飘飘自己才知道！

原来流泪的感觉竟会是如此美，怪不得女人那般喜欢流泪了，飘飘心中想着。

是呀，太阳快落山了，难怪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也应该去了，飘飘心中一阵伤感。他的目光由夕阳落到天空中那只盘旋的鸟儿身上，不禁发出一声低低地、深深地、伤感地、无奈地叹息，是那般震撼人心，是那般让人心酸。

在这一声长长地、低低地叹息之后，飘飘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眼角依然挂着那两行晶莹的泪珠，但脸上却多了几分安详！

在飘飘闭上眼睛的同时，苍崖之上多了一条人影，高高的、瘦瘦的，却是个道人！

照天明没有动，他只感觉到飘飘的身体已经变得很冰冷、很冰冷，他所握的手也是那般冰凉，但他并没有放下飘飘的身体。

照天明的目光依然那般空洞，只是已经看不到他眼中的泪水！泪，飘飘已为他流了，他所剩的，惟有仇恨！仇恨所有的人，仇恨一切他见过的人，包括他自己！

飘飘死了，静静地躺在照天明的怀中，像是正在沉睡之中。这似乎是一幅很恬静的画面，若不是照天明那仍滴着鲜血的手指，使这山风之中夹杂着血腥之气，破坏了这种气氛的话，应该还不算太坏。

紧接着，苍崖上又多了两道身影，儒装打扮，不算十分潇洒，但至少看起来还算顺眼。

接着崖上又陆陆续续聚集了数十人，可是照天明依然没有动，似是一尊风化的崖石，在崖上立成了一道不协调的风景。

山风依然很轻悠地吹着，不远处的松涛之声也凑上一些热闹。可是这苍崖之上，依然很静，静得便像那老道的呼吸，若有若无。

“照天明，你是自杀，还是要我们亲自动手？”说话的是一个商人打扮者，语气之中多了几分阴狠。

照天明依然没有作声，只是有风吹过，将他的衣衫轻轻地掀动了一下，他的脸上，

有的只是一片落寞。

“照天明，你若是自行了断，贫道还可以让你留个全尸，否则的话，定将你剁成肉酱！”那身穿太极图服饰的中年人咬牙切齿地道。

照天知道，昨日被他劈成两截的那崆峒老道，正是这中年道人横空的师兄。不过照天明并不想说话，他只是淡漠地望着飘飘那已完全没有血色的脸容，苍白得就像他身旁的剑身。

那是没有鞘的剑，静静地躺着，像失去了生命的飘飘一般沉默。

“照天明，你这恶魔，还我师弟的命来！”一声娇叱，竟是一个十分艳丽的女子，那张本来应该很动人的脸庞，此刻却有着一一种让人不敢领教的冰寒，像是放在雪山中埋藏了千万年的寒玉。

这个世界就有这么好笑和不公，他们可以在乎他们师兄弟的性命，却不在乎飘飘此刻便死在他们的前面，飘飘又应该去找谁给他报仇呢？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有人总只记得所存在的仇恨，却忘了仇恨的来源，仇恨的制造者。这的确是一种悲哀，因此，照天明心中只有无尽的悲哀，只有无尽的仇恨。人世之间，何为正？何为邪？何为善？何为恶？

照天明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完全麻木了，而他眼前的这一群人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制造了这个悲剧，却又要把罪名推到别人的头上，这的确是一种悲哀和不公。

没有人敢先动手，谁都想让照天明伏尸于自己的剑下，可是谁也没有这个胆量，谁都知道对方的可怕。尽管照天明可能受了内伤！

照天明缓缓地将飘飘的尸体放在地上，十分小心地摆平，像是在做一种非常细致的工艺一般，也像是在拜佛，是那般虔诚、那般庄重。那空洞的眼中闪出一抹淡淡的温柔和深情。

没有人动过一下，除照天明之外，所有立于苍崖上找照天明报仇之人的呼吸都变得很凝重，有的人握剑之手居然渗出了汗水。

山风仍在轻轻地吹着，可是苍崖之上却有着一种暴风雨欲来之前的郁闷，有人觉得喘息都有些微微困难了。

这是一种说不出的压力和气氛。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来源于照天明那轻微而平缓的动作，那些平缓的动作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很少有人能想象得到的。

照天明依然没有握剑，但他的头却扭了过来，扭向那呈扇形排开的几十人。

这些人都是武林之中鼎鼎有名的人物，更是各派之中的精英，每一个人的面容都绷得很紧，因为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这种难以解脱的压力中挣扎。

照天明的目光从幽远空洞之中回到了现实，那是一种可怕的冰寒，像是冰窖之中沉睡了数千年的寒流，淌过虚空，淌过每一个人的心河。

每一个人的心似乎都在霎时凝固了似的，禁不住暗暗哆嗦了一下，但他们掩饰不住眼中的惊骇，因为他们觉得照天明已经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与一个时辰之前的照

天明绝对不再相同,这从他眼神中便可以看出!

照天明的确变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以前的照天明已随着飘飘死去了,留下来的只是一具充满仇恨、杀意的躯体。

没有人能说出这种感受,照天明只是这么轻轻地扭转头来,就已经在所有人的心头烙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费白杀、铁公进、张和仙、风扬,你们好!”照天明的声音犹如阴间的鬼差在呼唤,冰冷得不带半点人世的情感。

所有的人都不禁自心底升起一股寒意,而被照天明所唤的四人更是脸色剧变,似乎有一种锥心的力量,刺穿了他们的心肺一般,都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照天明仰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缓缓地闭上眼睛,身形依然半跪在地。对身边的一切都似乎异常漠然,更像不知道身前的这些人却要杀他而后快似的。

所有的人都不禁相视对望了一眼,然后那些站着的人全部都动了,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照天明!他们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死照天明!

谁也想不到,这些正派中的首脑人物,会联手围攻一个已受了伤的人!

正在哪里?邪又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天空中只有夕阳、流云,还有凄艳的晚霞、飞过的鸟儿;而虚空之中,却尽是刀与剑!

这些兵器似乎封锁了苍崖之上的每一寸空间,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可怕的程度,没有人会为这种情景而喝彩。

也的确,这是一种不值得喝彩的场面,绝对不值得喝彩,甚至连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都没有人可以弄清楚。

“呀——”一声惊天动地的狂啸。

只在这一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感到虚空中的空气在做着极为狂暴的运动,像云在涌动,像风在流动,抑或是一种积蓄很久很久的能量,在突然间暴射开来。

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都似乎变得无比狂野,包括天空中的云彩,包括崖顶流过的风,包括虚空中所有的兵刃。

云彩便在这一声狂野得不能再狂野的暴吼之中从四面八方涌聚而至,由白变昏,由昏变暗,由暗变黑,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把所有的云彩向同一个方向拉扯一般,快得犹如奔涌的马群!

天空中同时也闪出一道亮丽无比的电弧,那是静躺在地上的剑,只不过此刻,它已经握在照天明的手中,不仅握在照天明的手中,更在虚空中激起滔天的暗潮。

没有人敢想象照天明这一出手的力量,那并不是人类思维可以达到的,没有人可以理解照天明的境界,那是人类体能的死角。能够表达的,只有一个词——精绝!

这并不能算是武功,这也不能不算是武功,这应该是一种由人的精神所催发出来的超出人体极限的能量!

的确,能够解释的只有这些,能够想象的也只有这些。

整个天地突然变得很暗,那是因为照天明的剑!所有的一切都因为这一剑而失去了应有的光泽。

照天明并没有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纯粹是一种多余的表现,他的心神早已锁紧了每一个人的心,就在他向每人上望一眼的时候。他知道,这种时候,眼睛已是没有用的器官,那只会影响人的思绪,他更知道,感觉才是最为厉害的眼睛!

只有真正的高手才会知道,感觉是多么重要,可灵觉更重要!照天明纯凭脑中的那种灵觉去搜寻敌人的踪迹。

那一柄剑从头到尾都是极为离奇的,离奇得超乎人的想象。当它躺在地上之时,是那般平凡、普通,可是此时却成了一种命运的主宰!

“噼——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撕裂了苍崖上所有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安静。

一股毁灭性的气流像一堆火药般在所有兵器汇合处炸开了。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兵器上传来的那股灵蛇般的气流飞蹿入体内,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谁的劲力,到底是谁与谁交手,因为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四五股劲气同时涌入自己的体内,因此,这绝对不止是照天明一个人在攻击!

那道无与伦比的强光消失了,天空却很暗很暗,那无尽无期涌动的黑云便像是无数愤怒得不能控制的野马,向苍崖之顶疯狂地汇聚着。

闪电却像撕破黑暗的魔爪,从乌云盖起的魔宫中拖起奔雷的喧嚣刺入大地!

“轰——”一棵老松竟被击倒,那淡淡的焦烟把苍崖染成了没人敢想象的阿修罗境界。也让那些吓得脸色苍白的武林中人看到了一件东西!

那是剑,一柄黯然无光的剑,正是照天明的剑!就是刚才还泛起那让人神驰目眩光芒的剑,可这一刻,这柄剑却成了地狱中的鬼爪,是那般幽暗,那般阴森!

照天明没有死,刚才那么多人的联合一击,照天明居然没有死!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奇迹,但他的的确确没有死,不仅如此,他的身影反如鬼魅一般,趋近一个人,不!趋近那人的是一柄黝黑的剑!

当众人发现照天明,再发现这柄剑时,这柄剑的剑尖已只离费白杀的咽喉不到一尺半。费白杀发现这柄剑之时,他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麻木!天地之间似乎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自己,另外就只有那一点正快速向自己逼近的寒芒!

费白杀的感觉异常奇怪,他感觉到自己身在一处荒无人烟的旷野之中,天地间充满了肃杀之气,在微微的光亮中,那一点寒芒竟成了一只飞翔的白鸽,正振翅向他飞临,可那只白鸽似乎永远也无法抵达他的面前。于是他的思想似乎完全麻木了,包括每一根神经,甚至连血液之中都充满了无尽的无奈。

“小心——”暴喝之人是那瘦长的道士!

费白杀在刹那间清醒了,从那遥远的幽思中苏醒过来,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在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充满无尽仇恨的眼睛,然后他便感觉到了一丝微微的痛苦。

费白杀死了,绝对活不了,照天明的剑已洞穿了他的咽喉。照天明没有停,他也不

能停！因为他的背后至少有十件要命的兵器，每一件都不是普通人所能抵挡得住的。

照天明身子不停，便撞入了费白杀的怀中，当然，费白杀根本无法发出惨叫，他的声带已经被照天明剑上散发的剑气完全摧毁！

没有人想到照天明居然如此凶狠，但杀照天明的心情更为迫切，这已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谁也不敢保证能够抵抗照天明的狙杀，也没有哪个门派有这种能力抵抗照天明的报复！只要有人踏入了这杀局中的一步，那就是只有一方全部死绝的结局！江湖中没有人不知道照天明嫉恶如仇、有仇必报的性格，就连花祭天在临死之时都后悔当初不应该去惹照天明，花祭天本是四大高手中最为厉害的一个，而天妖教更是天下第一邪教，由于有了照天明，仍然无法逃脱败亡的结局！

“你这恶魔！”怒叱的仍然是那艳丽女子，此时，她的确有些母老虎的味道。那柄剑狠辣得便像是老虎的爪子，甚至比老虎的爪子更可怕十倍，只听那呼啸的风声就知道！江湖中亲眼见过万字堂压箱绝技的人并不多，而此刻这艳丽的女人施展出来的正是在江湖中排名第三的万字剑法，仅次于道教的乾坤无极剑法和杜家剑法！

只可惜，苍崖上每个人所怀的武功，照天明都了如指掌，甚至窥透了他们招式中的致命破绽，这就是这些门派中人要想尽办法不择手段毁灭照天明和飘飘的原因！

照天明一声低吼，他刚刚睁开的眼睛竟然又重新闭上了，似乎是极不想见这些人丑恶的嘴脸。

那从背后攻向照天明的十几件兵器，在同一时间落实，每一个人心灵都感到一丝异样的欣喜和激动，一种踏实而得意的感觉却只升到脊柱的顶部便已完全冷却了，完完全全地冷却了，并没有再深一层地延续到脑中。因为他们在刹那之间发现自己手中的兵器全都是插在一个死人的身上！

那是费白杀的背部！照天明居然在撞入费白杀怀中的那一刹间，奇迹般地转了一个身，连同费白杀的尸体一起，那本来由背后追来的兵器在这一刹那却成了面对着照天明的攻击，这才会全都刺入费白杀的背部。

那或许并不是费白杀，因为那只是一具无头的尸体，费白杀刚才脑袋仍在头顶，可是怎会不见了呢？所以有人怀疑这并不是费白杀的尸体。不过，至少有一个人不怀疑。

那就是铁公进！铁公进绝对不敢怀疑那尸体不是费白杀的，因为他亲眼看到照天明的左掌在费白杀那已没有生命的头上按了一下，于是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颗黑乎乎的球状之物，就好像是由虚空中经过突变一般快得难以想象。当铁公进看清楚这正是费白杀的脑袋之时，这颗球一般的脑袋已与他只相隔不过两尺半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的机会！

天空中又有一道闪电刺落下来，击在众人身外不到两丈远的地方。这道闪电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威胁，或许在心理上有一点点压力，其他的似乎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但这道闪电的光亮却让所有人看到了虚空中飞洒的鲜血！

那鲜血不是照天明的，而是由那具无头尸体的脖子断口处喷洒而出的，如涌泉一

般的血柱！

鲜血，始终是腥的，特别是人血！因此苍崖上的风更让人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风并不如刚才那般轻柔，其实从照天明由地上拾起那柄剑之时，到现在照天明踢出一脚并没有多长时间，或许用电光火石来表达仍然嫌长了一些，可此时的风的确不一样了。

这之中不可否认，有照天明这一脚的功劳。照天明这一脚是反踢而出的，是当他在那具无头尸体胸口击出一掌之后才踢出的。

就因为这一脚使空中流动的风在一刹那间竟产生了一种塌陷，像是一个吸水的无底洞，把虚空之中的风全都吸扯了进去，那种感觉可怕得让所有人产生一种失去重心的惊慌。

“轰轰……”两声沉重得像是千万面金鼓在同一时刻敲响一般，每个人的心似乎同时被巨大的铁锤重重地敲击了一下。

“呀呀……”两声闷响是朱雀观的两位观主发出的，他们的铁杵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迎上照天明的左脚，本来他们的目标是照天明的脑袋，很可惜，他们在兵刃落实的时候才发现，击中的原来只是一只注满了无匹劲道的脚掌，这真是一种悲哀。

两只铁杵飞出好远，两个和尚也重重地跌倒在地上。照天明这一脚的威力也足够骇人。在江湖中，朱雀观的两位主持之武功绝对排得上号，特别是他们改进后的少林韦陀杵法，将武当的两仪剑阵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联击的方法，连少林达摩院的首座都只能与他们两人战成平手，可见这是如何厉害的功夫，却仍然无法抵抗照天明这一脚！

不过，他们也有可以引以为傲的收获，那便是他们让照天明流血了！

照天明确流血了，不是脚上，却是嘴角！也不是流血，而是溢着血，照天明毕竟是人，是人就难免要受伤。其实，就是铁铸的又如何？朱雀观两位观主当年不是便把一只铁铸的虎头给击扁了吗？

照天明自然也会受伤，至少这一次他便受伤了，伤在那两柄铁杵之下。左脚掌是人身上主要经络汇聚的地方，至少“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胆经”、“足阳阴胃经”便是行自左脚掌，更有许多重要的穴道。那劲力一反震，绝对没有不受伤之理。因为由昨日至今日，他的功力消耗也的确太多了，虽然他至少已让二十几位高手丧命于剑下，可这里仍然还有几十个高手。

照天明没有哼出半声，只是把头一仰！“噗——”口中储满的鲜血像是一幕针雾般地飞洒向那使万字剑法的母老虎。

万字剑法的确是很好的剑法，但再好的剑法也不可能不渗水、不透气。除非你剑上的功力达到了照天明这种级数，更何况照天明这口鲜血是以真气逼出去的！

没有女人不爱美，没有女人不在意自己的脸，就是死，她们也不会让别人先毁坏她的脸容！这就是女人，母老虎也是女人，女人都最紧张自己那张脸容，特别是美丽的女人！

照天明的鲜血绝对不肯白流，他要毁掉这美丽而冷漠的女人那张没有半点人情味的脸蛋！

谁都知道，无论是谁被照天明这口鲜血喷中，都可能是千疮百孔。这个女人更明白，因为她感受到那血丝所掠起的细厉若尖刺般的劲风，她攻向照天明的剑已经不攻自破。她后退的身形反而挡住了自她身后攻向照天明的人，而她那掩住面门的手却让她身旁的人出手缓了一缓。

这一切只是出现在一刹那之间，包括铁公进迎击那颗要命的人头，都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照天明做到了，而且做得潇洒自如，无论怎样，他都可以显出一种温和而恬静的气机，而这温和、恬静的气机却牵动了那狂野暴烈而充满血腥的气势。就像这整个天，整个地！

“轰——”一个很响很响的闷雷震得苍崖似乎在发抖，每一个人的心都揪了一下，包括照天明在内！

照天明的心揪了一下并不只是因为雷声，也不只是因为那闪落在他身旁的疾电，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剑终于与那瘦长的老道交击了第二次！

他的剑从费白杀那无头的脖子上很自然地滑落下来，通过一条极玄的轨迹，终于挡住了那老道的松纹古剑！

在这苍崖之上，除了照天明和死去的飘飘之外，武功最高的人便是这瘦长的像根竹竿般的老道。很多人都以为像这种身材的老道很容易被风吹走，或是很快就能嗅到棺材板的气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照天明肯定会很轻松，但事实却是绝对不是这样！

这老道很重，似乎他的每一根骨头都是铁质的，不仅重而且硬，所以江湖人都叫他铁骨道长，道教的第一号人物！

铁骨道长本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只是照天明本身就受了伤，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为不妙的事情。

铁骨道长的身骨的确很硬，受了一击之后，宁可喷出一小口鲜血，也不弯下腰板，但退后几步自然免不了。

血，满天乱飞，在闪电的映照下，形成了一种离奇的腥红色的血雨。

有照天明的血，有铁公进的血，而更多的却是那具无头尸体喷洒出来的血！

这一刻，那已经不能算是尸体了，因为在这一刹那间，那具尸体竟被分解成无数的小块，并不是那十几人残忍，而是他们不得不这样。

他们的确没有任何选择，因为那具被十几件兵器同时刺中的尸体竟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那尸体之中似乎蕴藏着一股奔涌而激荡的真气。

那真气是照天明的，他的左手曾在那无头尸体的胸膛击了一掌，奔涌的劲气使得尸体向那十几个人猛扑过去，也正是那股疯狂的劲气从十几件兵器之上分别涌入他们各自的体内，他们本因受到照天明疯狂的第一击后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的手臂，更显得麻木。

照天明比传说中更为可怕，若是现在叫人去评说的话，绝对没有人会认为杜冲比

照天明更厉害。杜冲的确比飘飘要厉害一点点,但也只是一点点而已。三天三夜的搏斗,他只是胜出飘飘一招半式,二人之间的差距是多么的有限。可是此刻所有的人都明白照天明比飘飘要厉害很多!与杜冲相比,绝对只强不弱,为什么会由飘飘迎战杜冲呢?有的人当然已经想到那是因为照天明早就有心将各派的秘典归还,不过到了这一步,已经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这其中的恩怨了,惟有杀!杀杀!!杀杀杀!!!

又一道闪电,照亮了许多张带血的脸!鲜血是自己的的人并不多,全都是别人的。

照天明并没有被鲜血所沾染,只是他的嘴角之处仍挂着一丝血迹。而他的身子在与铁公进交手之后,竟缩成一团,像是一个陀螺般旋成一团灰暗虚幻的影子了。

“轰——”铁公进心胆俱裂,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颗疾飞的脑袋,竟在铁公进拳头到达前的那一瞬间爆裂!

这不是铁公进的拳劲所致,铁公进心里很明白,他的拳劲欲发而未发。但那颗脑袋的确是炸裂成了无数片。绝对假不了,而且似弹片一般向铁公进面门射去。

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照天明将自己的劲气储存在那颗脑袋之中,而且算准了什么时候爆开,才会达到这般效果。

效果的确很好,至少让铁公进心胆俱寒,因为那些脑袋的碎片竟在炸开的一刹那那间速度更快,那粘稠的脑浆和血水像是一堆奇怪的云,劈头盖脸地迎向铁公进。

“呀——”一声惨呼,是从那美丽的母老虎身边传过来的,正是那被母老虎动作带得缓了一缓的家伙所发。

虽然缓了一缓,但他的剑仍在照天明身上拖出一道长约四寸的伤痕,但他却没有逃过照天明由侧面扫至的一脚,绝对没有丝毫花哨,却充满了杀伤力的一脚!

惨叫声不是照天明发出的,而是那人!结果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人的腿断了!被照天明疯狂的一脚扫断,所以才会发出凄厉的惨叫!

照天明的神经似乎有些麻木,根本感觉不到身上的疼痛。或许那伤口也很痛,但却没有他的心痛,照天明的心痛超出一切,所以对于身上的皮肉之伤,根本就不会有丝毫的在意!甚至连生命他都不会在意!他的心因为飘飘的死而完全麻木!

血,涓涓而流,这一次照天明真的流血了,流血有时候并不代表败亡或结束,反而代表着真正惨烈之战的开始。

的确,血腥在很多时候可以激起一个人的凶性。这一刻,照天明便是如此。因为流血,他才会变得更加可怕!

铁公进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哼,虽然他掌力回收再击出这个动作很快,却仍然无法摆脱那许多碎脑壳的冲击,特别是那腥腻的脑浆和血水,使他的眼睛都差点睁不开,他身边的几个人自然不想沾上费白杀的血腥。因此,都向两旁让了一让。这一切发生得的确太快,快得甚至有人刚刚从照天明疯狂的第一击中苏醒过来。

人多有时候也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至少在这一刻,人多只能带来一个问题,那便是碍手碍脚,让很多人都无用武之地。这也就成了照天明惟一的先机,惟一有利的一点!

只可惜,虽然这样,他所面对的兵器和狠招仍然不少。不过这一刻他竟成功地再一次制造出一个很好的空隙,代价便是他背上多了一道四寸长的伤口和体内受到震伤。但这样一个空隙,照天明绝对不会放过,绝对不会!

铁公进刚刚一睁开眼睛,他便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于他来说,那简直是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那是照天明的眼睛!照天明的眼睛并不像他一般,眼帘上还挂着自己兄弟的脑浆。照天明的眼睛是什么时候睁开的并没有人知道,但谁都听到一个传说,那便是你与照天明交手之时,若看到了他的眼睛,那只有一个结果,绝对只有一个结果!

——死!!!所以对于铁公进来说,那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自问绝对比不上当年天妖教那不可一世的第一护法赫连无法!当年赫连无法便不相信这个传说,可是他最后没有寿终正寝,是死在照天明的剑下!很多人当时都在场,都在看照天明闭着眼睛与对方交手。可是赫连无法并没有在照天明的眼皮底下活下去,死的时候只说了两个字——眼睛!

眼睛其实应该是一个神圣的器官,但对于照天明来说,那似乎又赋予了一种很神秘的色彩,没有人敢不相信照天明的眼睛。

铁公进更能够感受到,照天明的眼睛便像是通往地狱的黑洞,两个深不见底、充满瘴气的深渊!更可怕的是那双眼睛之中所注满的仇恨,犹如两柄割肉之刀在不断地切割着铁公进的心,那是什么眼睛?

世人不明白,铁公进也不明白,他只觉得全身仿若置身在一个足够让任何人冰冻的冰窖中。他的思想,他的每一根神经似乎全都麻木,就是血液也有这种麻木的感觉,连呼吸都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那便是后悔,后悔不该来参加围杀照天明的行动,后悔不该刺飘飘那一剑,但后悔绝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他的命运在这一刻已经注定。于是他看到了一样东西,像是一只孤单洁白的信鸽似的剑尖。他从来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剑尖,他更没有想到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那就是孤独、寂寞、悲哀。他只觉得自己是置身在一个空旷得无边无际的原野!黑压压的云,低沉浑浊的空气,而他却像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座雕像。整个世界,似乎只有一只永远也飞不到目的地的洁白鸽子。他感到孤独、苦闷、寂寞和悲哀,那种感情很真挚很真挚!但他却知道那是照天明的感情,那种感觉正是照天明将自己的心感全部转移到了他的体内!

在内心深处,在属于自己心灵空间之中,铁公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终于明白他们这种围杀是多么的不应该,明白照天明现在的可怕!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见他内心深处的叹息,他也无法再向世人诉说照天明心中的感情。因为他死了,照天明的剑依然是刺穿了他的咽喉,没有让他发出一点点的惨叫,没有!甚至连半点声音都没有!

这一次照天明并没有撞入铁公进的怀中,而是从铁公进的腋下蹿了过去,这一招照样是出人意料之外,谁也想不到如此一个绝世高手会由别人腋下蹿过去。

但照天明却做了,因为他本是神偷门的人,神偷门的弟子连狗洞都钻,何况这腋

下？他的目标是躲在铁公进身后的风扬！

风扬也似乎真的极为愤怒了，因为照天明在如此多的高手围攻之下，仍然自由自在地杀人，这对于任何武人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何况他还是一派之主？

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没有谁是派主谁不是派主之说，有的只是谁的拳头最硬，谁最会杀人，谁最狠！

铁公进也是一派掌门人，断掌门可以列入十大门派，自然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但他仍然是死了，死得有些不明不白，至少在别人的眼里是这个样子。似乎最后一刹那间被杀的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症状！但却让所有人都不明所以，铁公进知道，可他却不能够说出口，他的头已经不在他的脖子之上了，这或许是一个悲剧，但却绝不是收场！

照天明身子下冲，那柄剑很自然地上挑再回收。这样，铁公进的脑袋竟应挑而飞，升上了半空，热血像是雨水一般洒落下来。

不，天空中本来就下着雨，在刚才那一个闷雷之后，天空中的雨便像是瀑布一般倾泻下来，谁也分不清是雨还是血，但不可否认，这雨带着浓浓的血腥味！

风扬的脸几乎拉长了半尺，谁都注意到了他脸色的变化，谁都看出了他心头的恐惧。没有人在动手之前，会想到照天明有如此可怕，那简直是一个魔鬼，在风扬的眼中更是如此！

雨水淋湿了照天明的头发，却没有淋湿他的剑，雨水冲去了剑上的血渍，却没有消减那剑上浓烈得像是恶鬼一般的杀气！

雨水，似乎让照天明的杀气更浓更烈，杀气便像是有质的液体在虚空中流淌，这是夏日，这是黄昏，但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冬天的召唤，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北风的凄厉。

那只是一种感觉，一种让任何人都内心发寒的感觉。这是一个冬天！

至少在照天明的心里是冬天，无论是春夏秋冬，照天明只有一个感觉，那便是冷，至少是发凉！

这个世道，沧桑得可怕；这个人间，残酷得可怕；这个红尘，孤独得可怕；这个生命，寂寞得可怕！活着，只是一种无尽无期的苦难，对照天明来说的确如此。他的心中只有飘飘那种悲哀苍凉的眼神；他的眼中只有风扬的咽喉；他的感觉，只有手中的剑！

生命不再是第一，生命不再让人牵挂，那或许是一种解脱，亦或许是一种超然，也许解脱本身就是超然！

照天明的眼睛突然闭上，闭上便表示他开始攻击，攻击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所面对的敌人是这整个苍崖上所有的人，一柄剑要应付前后左右诸般兵器，这是一个很不成比例的打法。因此照天明要攻击别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他的确做到了，无论怎样讲他总算攻击了！

攻击的武器并不是手中的剑，而是背后的铁公进，当他穿过铁公进的腋下之时，左手肘正好可以用力。作为一个高手，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的机会，所以照天明也不例外。以手肘重重地击在铁公进的后背上，那具无头的尸体便像一只大鸟般向他